

捷克大選與政黨政治發展—— 民主化及其困境*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摘要

捷克 1989 年民主化至今已歷 30 餘年，期間不斷舉辦各種類型的民主選舉，其中以國會大選最為重要，決定政府的組成、政治資源的分配及政黨政治的輪替。一直到 2010 年代的捷克大選，仍可以見到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擁有國會大量席位的情況。出生於斯洛伐克的大商人安德烈·巴比斯在 2011 年組織新政黨「不滿公民行動黨」/ 是的 2011 黨」，在 2017 年贏得大選、與社會民主黨合組聯合內閣。巴比斯的新黨屬性為中間偏右，主張與歐盟維持距離國家利益為先，採取民粹主義、包括減稅及加薪等，並控制媒體宣傳政黨意識形態。在最近的 3 屆大選，「是的 2011 黨」一直獲得最多席位。捷克在後共時期的轉型社會變遷中，逐漸遠離共產政權的負面遺緒，一些政黨乃採取務實的本國利益作為政治選舉參與的合理選擇。本文想透過捷克近年來國會大選的演變，來探討捷克政黨政治從左右意識形態之爭，到如今中間偏右政黨如何以國族本體競爭政治資源。顯然地，民粹主義的中間偏右政黨在媒體宣傳上遠勝於傳統中間偏右的公民民主黨。

關鍵詞：捷克大選、捷克民主、捷克政黨、民粹、中東歐

* 本篇論文延續筆者與黃秀端（2022）一文之後續研究，再加入最新捷克的國會大選結果（2025.10.3-4）做討論，發表在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捷克—發展現況與願望」學術研討會（2025.10.18）。感謝台灣國際研究季刊兩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

** 兼系主任、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捷克查理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

壹、政黨政治概述

捷克 1989 年民主化至今已歷 30 餘年，期間不斷舉辦各種類型的民主選舉，其中以國會大選最為重要，目前為止已舉辦過 10 屆。國會大選結果決定政府的組成、政治資源的分配及政黨政治的輪替，每 4 年舉辦 1 次。另外，國會如通過不信任投票推翻內閣，國會即刻重新舉行大選，政府則成為看守內閣。捷克的議會分為上議院（又稱參議院）、及下議院（又稱眾議院），國會大選指的是眾議院選舉，席位共有 200 席，選舉制度是大選區多數席位制，不同於台灣國會實施的小選區制。國會選舉設有 5% 門檻，單一政黨通過此得票率門檻可獲國會席位分配。國會的多數黨黨魁通常可以獲得總統任命組閣，捷克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內閣制，國會多數黨黨魁通常就是內閣總理。國家元首是總統，也是民選產生。捷克總統儘管是民選產生，但主要是象徵性元首，政治實權在總理及其內閣，這也因此常造成總統與內閣的職權爭議，尤其是外交權限。從民主化以來的捷克大選結果可以看出，政黨輪替已成常態，從 1989 年共產政權倒台至今能夠獲得組閣權的政黨不多，僅有公民主黨（Civic Democratic Party, ODS, 1991-）、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cy, ČSSD, 1878-）及「是的 2011 黨」（ANO 2011, 2012-）。民主化之後主要是由中間偏右屬性的公民主黨與中間偏左屬性的社會民主黨互相爭奪國會大選的勝選，但 2021 年及 2025 年的兩屆國會大選中，社會民主黨、及捷克和摩拉維亞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Bohemia and Moravia, KSČM, 1990-）的得票率都無法超過國會席位分配門檻，捷克國會目前並無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的議員席位。捷克國會大選從過去社會民主黨與公民主黨競爭勝選，至今已改變成為公民主黨與「是的 2011 黨」競逐組閣權。

中東歐國家民主化之初，自由民主體制建立不穩，人民對民主信心不易維持，所以捷克許多地區的民眾經常產生對共產時期的懷舊，尤其在鄉下地區更是如此。民主化伴隨商品化、市場化與全球化，老齡者與鄉下民眾都比較難以適應政治新環境。一直到 2010 年代的捷克大選，仍可以見到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能擁有國會大量席位，就是因為鄉下選區的選民對共產政

權時期的社會福利難以忘懷，因而他們仍寄情於左派政黨（或中間偏左）能在國會替弱勢族群發聲。出生於斯洛伐克的大商人安德烈·巴比斯（Andrej Babiš）於 2011 年在捷克組織「不滿公民行動黨」（Action of Dissatisfied Citizens），正式登記為「是的 2011 黨」。巴比斯組織新政黨的原初用意是想表達捷克公民社會對執政黨貪污醜聞之不滿，而巴比斯本人極為富有，他有捷克川普之稱號，一般民眾認為他有錢，所以不會貪污，何況他以不滿公民行動作為黨名，能為老百姓發出不平之聲，因此對他的印象是不錯的（Anderson, 2017）。巴比斯的「是的 2011 黨」成立不到幾年，即贏得了 2017 年的國會大選、獲得 78 席，並結合 14 席的社會民主黨，及 15 席共產黨的支持（但共產黨實質上並未加入內閣）；2017 大選過後是由「是的 2011 黨」結合社會民主黨組聯合內閣，巴比斯首次有機會組閣擔任總理（2017-21），這也是捷克民主化之後，共產黨席次首次被納入內閣政黨席位計算，打破了捷克民主化以來的政治禁忌（Wikipedia, 2025a）¹。巴比斯內閣雖然獲得社民黨與共產黨支持，卻造成了社民黨與共產黨的選票大量流到了「是的 2011 黨」，往後造成社民黨與共產黨幾乎一蹶不振。

巴比斯的「是的 2011 黨」主要以民粹主義為政黨經營手段、屬性為中間偏右，主張與歐盟維持距離、國家利益優先，民粹手段包括減稅、加薪等，並以控制媒體作為政黨意識形態的宣傳。異於「是的 2011 黨」，社會民主黨支持歐盟，不過，由於加入聯合內閣後選民基礎幾乎被掏空，始料未及。

「是的 2011 黨」反對歐盟的移民政策，國際態度比較親俄國，反對歐盟支持烏克蘭。從 2017 年到 2025 年的連續三屆國會大選中，「是的 2011 黨」一直是斬獲國會最多席位的政黨，獲得其中兩次組閣權。2021 年儘管不是由「是的 2011 黨」組內閣，但其席位仍是國會最多的政黨。2021 年及 2025 年的國會大選結果，中間偏左、及左派的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都無法超過選舉門檻，結果比較難以令人置信，這是否意味著捷克在 30 幾年的民主化歷程中，已然正式道別過去共產政權的政治記憶？捷克社會民主黨是百年

¹ 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只有捷克仍保持共產黨名稱，但也只有捷克的共產黨仍未能透過選舉而進入內閣，這是捷克政黨政治在民主化之後的運作默契。

老政黨，2017 年被巴比斯邀請入閣，兩個政黨屬性互不相容，聯合內閣帶來一定的傷害。社會民主黨在 2021 年國會大選的得票率中未超過 5%，在 2025 年與共產黨合組選舉聯盟，按照規定需要超過 8% 的得票率，結果並未成功，而且社會民主黨的得票率甚至更低於共產黨，發展狀況堪憂。

自由民主的發展帶給人民新政治生活，人們不用心懷恐懼地投下自己所屬意的政黨及政治人物。共產政權的統治是包括政治、社會、經濟、及心理的全面性嚴格管控，共產政權的本質就是極權專制，利用人們的恐懼心理加以全方位的操縱。但在中東歐國家民主化所帶來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及市場化經濟之際，卻也導致了社會貧富不均，許多人們在沒有過去共產時期的社會福利制度支持下，生活相當困窘。資本主義的「邪惡」正如共產政權所描述的面貌下不斷吞食著後共產國家的無產階級，在民主化與市場化之後，社會弱勢族群有被相對剝奪的感受，於是他們懷念共產時期。雖然政治不自由，至少他們有基本的溫飽，而且大家的生活水平大都相當，也就沒什麼好計較的，因此民主化後他們仍投票給共產黨。一直到巴比斯的新政黨「是的 2011 黨」出現，原來投票給共產黨的選民開始轉投給巴比斯，因為他給的政治承諾似乎更動聽，也更有能力為弱勢選民創造新的政治大夢。

另外，對新加入歐盟有期待的選民，寄望社會民主黨能有所作為，因此 2004 年社會民主黨主導的國會與聯合政府推動了捷克加入歐盟，在「回歸歐洲」與「為了下一代」等口號震耳欲聾地響徹雲霄之後，捷克選民踴躍參與了公民投票與投下了同意票，捷克人民高度期待加入歐盟之後，生活可以好轉。但年年的通貨膨脹與政府的貪污腐敗，讓人民失望至極。2011 年的「公民不滿運動黨/是的 2011 黨」趁勢崛起，除了在 2017 年還需要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的協助之外，到了 2021 年及 2025 年連續兩屆國會大選，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都無法取得國會席次，「是的 2011 黨」再也無需與其合作。顯然地，「是的 2011 黨」成功地吸收了社民黨與共產黨的選票，這表示選民單純對共產時期的懷舊已然是絕望了。捷克在後共時期的轉型社會變遷中，人民逐漸遺忘共產過去的記憶，並採取務實的本國利益作為政治參與的合理選擇。本文的問題意識想透過捷克近年來國會大選的演變，來

探討捷克政黨政治從左右意識形態之爭，到如今中間偏右政黨如何透過國會大選與組閣過程來競爭政治資源。其次，本文探討捷克民主發展與公民社會建構不健全的困境，如何產生了民粹主義政黨與政權。顯然地，民粹主義、中間偏右的「是的 2011 黨」在媒體宣傳上遠勝於傳統中間偏右的公民民主黨。捷克民主化至今已 35 年（1989-2025），捷克社會各界經常反思捷克民主發展的進程，其中國會大選與政黨政治的連結是最重要的探討領域。

貳、國會大選與政黨流變

捷克大選是以 5% 的得票率作為政黨進入國會的門檻，再加上大選區多數席位的選舉制度設計，於是形成了捷克國會多黨制的主因。捷克下議院的選舉制度設計是大選區多數席位制，並非是小選區單一席位制，因此很難會有單一政黨能獲得國會半數席位以上進而組閣，選舉結果獲勝的政黨都必須尋找其他合適的政黨與之結合，共組聯合內閣（Brunclik, 2009; Bures, 2009）。捷克民主化至今，並無單一政黨在國會大選後能夠直接組閣。傳統政黨如社會民主黨、公民民主黨、共產黨、基民盟-人民黨等，過去常是捷克大選中能夠獲得席位分配的政黨，不過近年來新興政黨似乎比較能獲得選民的青睞，許多傳統政黨已面臨生存危機。

捷克 2021 年 10 月國會大選，選出 200 席眾議院議員，政黨聯盟²「一起」（SPOLU, 2020-）獲得 71 席位（27.8% 選票），「是的 2011 黨」則獲得 72 席位（27.1%），而「海盜市長」（Pirates and Mayors, PirStan, 2020-21）聯盟³獲得 37 席位（15.6%），另外，極右派的「自由和直接民主」（Freedom and Direct Democracy, SPD, 2015-）在主張反移民的政治訴求下，也獲得 20

² 這個「一起」聯盟是由公民民主黨、基民盟-人民黨（Christian and Democratic Union-Czechoslovak People's Party, KDU-ČSL, 1919-）及傳統、責任與繁榮黨等 3 個中間偏右保守政黨組成，這個聯盟是由公民民主黨主導，其黨主席費亞拉（Petr Fiala, 2021-25）擔任捷克總理。

³ 「海盜市長」是新興政黨海盜黨（Czech Pirate Party, Piráti, 2009-）與市長和獨立人士黨（Mayors and Independents, STAN, 2004-）的組合。

個席位（9.6%）；選舉結果是由「一起」聯盟與「海盜市長」聯盟、計 5 個政黨共組聯合內閣，加起來的國會席位是 108 席，超過國會半數 101 席，這是捷克政黨政治首次出現的情況，而在野的「是的 2011 黨」與「自由和直接民主」的席位總和為 92 席，未超過國會席位半數（Wikipedia, 2025b）。

捷克是一個多黨制的國家，但實際上比較活躍的政黨及聯盟大概 10 幾個，而其中也只有少數幾個政黨能獲得國會席位。政黨聯盟制度是 2021 年捷克大選時出現的新選制，這制度規定政黨之間可以進行策略性結盟、共同參選，兩個政黨聯盟的門檻是 8%、三個政黨聯盟的門檻是 11%，政黨聯盟如有進入國會，則須以政黨聯盟形式參與政黨政治協商。聯合內閣共有 5 個政黨，因為太多政黨的不易協調，事後證實了太多政黨共同執政下是有衝突矛盾的，除了兩個聯盟之間的政黨屬性不同的衝突之外，令人意外的是「海盜市長」聯盟的內部爭議也不斷發生，最後導致 2025 年大選的分道揚鑣、也是大選失敗的原因之一。

公民民主黨是從 1989 年捷克絲絨革命之後的「公民論壇」（Civic Forum, 1889-91）演變而來，在 1990 及 2000 年代期間是捷克主要歐洲懷疑論的政黨，他們的意識形態偏向新自由主義，不贊成歐洲深化整合。克勞斯（Vaclav Klaus）是公民民主黨的創建人，與當時捷克總統哈維爾是政治上具有主導性的領導人物，後來因為意識形態與公民民主黨新領導人漸行漸遠，克勞斯成為公民民主黨榮譽主席後選擇離開了公民民主黨（Kopecky, 2011: 93-94）。捷克公民民主黨過去是歐洲有名的疑歐派，不過現在為了選舉，已明顯修正其政治光譜的位置，更往中間靠攏。在 2021 年的國會大選中，公民民主黨與「海盜市長」協商結盟，採納了一些「海盜市長」結盟的政治主張，比如編列社會福利預算，稍微親近歐盟與美國等政策。事實證明，2021 年及 2025 年的國會大選結果，海盜黨都有獲得進入國會的足夠選票。

捷克內閣在民主化的進程中經常呈現出政黨聯盟的不穩定性，在國會總席位接近半數的少數聯合內閣情況下，常會受到反對黨運作不信任投票，如果倒閣成功，接著可能會有短暫的無政府或臨時看守內閣的狀態。2021 年的國會大選結果出現一個獨特情況，原來執政黨「是的 2011 黨」雖然取得國會最多的席位，但有礙於國會選舉的新制度而無法爭取到其他合作的

重要政黨，因此淪為最大在野黨，因為政黨組成政黨聯盟之後，就必須要以聯盟形式進行政治協商，「是的 2011 黨」因此無法順利與兩個政黨聯盟進行組閣的協商。儘管「一起」及「海盜市長」兩個聯盟可以聯合執政，但彼此的政治光譜分屬左右，政黨意識形態不同，協商不易，外界早就預期這個執政聯盟的蜜月期不會太久。此外，「是的 2011 黨」在 2017 年大選會成為執政黨的主因，是與兩大傳統左派政黨合作，其一是社會民主黨、其二是捷克共產黨，然而「是的 2011 黨」與他們的意識形態也有差異，儘管捷共並未加入內閣，但 3 個政黨的政治溝通也存在一定的難度，結果，兩檔在 2021 年國會選舉首度未能獲得 5% 門檻的選票，「是的 2011 黨」無法繼續結盟執政。兩黨後來在反思大選失敗的原因時，也認為與「是的 2011 黨」合作是錯誤的決定，因此決定在 2025 年國會大選時共組政黨聯盟，刻意與「是的 2011 黨」保持距離，不過，在 2025 年大選仍未能通過門檻。

捷克傳統左派政黨勢力的消退是一個需要分析的政治社會現象，捷克民主化之後，跟其他中東歐國家一樣，都努力爭取回歸歐洲的機會。1990 年代捷克的主要政黨是以公民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為首，其中，公民民主黨不像社會民主黨那樣用力推動加入歐洲聯盟，甚至其黨魁克勞斯有強烈的疑歐意識，因此社會民主黨肩負起了捷克回歸歐洲的重責大任。不過，社會民主黨從 2000 年代以來的發展並未隨著捷克加入歐盟的進程而更加茁壯，捷克順利回歸歐洲卻意外使得社會民主黨面對無法顧及國家利益的指控。2009 年上半年社會民主黨執政的時期竟發生國會通過不信任投票的倒閣情形，此時正是捷克有史以來首次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之際，卻發生社會民主黨下台的窘境，顯然社會民主黨透過推動歐洲整合的路徑遠離選民的實際需求 (Riegl, 2010: 16-18)。

大概與此同時，捷克的民粹主義正逐漸躍上政治舞台，捷克的民粹政黨在 2017、2021 年、及 2025 年連續 3 屆的國會大選中證明是有穩定發展的態勢。捷克的民粹政黨主要是以「是的 2011 黨」為代表，在 2025 年的大選中，該政黨仍能獲得單一政黨最多席位 (72 席) 的成果，顯示捷克的民粹政治有其強力運作的空間 (Wikipedia, 2025a; 2025b, 2025c)。在 2021 年競選期間，「是的 2011 黨」主席巴比斯曾邀請匈牙利總理歐班 (Viktor Orbán,

2010-) 前來捷克為其政黨站台。2011 年對捷克民粹主義的大幅度成長具有時代指標，2000 年代是中東歐各國最殷殷企盼回歸歐洲的關鍵期間，然而回歸歐洲的路上似乎是挫折大於成就。

2008 年的金融風暴，加上 2015 年歐洲難民危機，使得中東歐人民開始從歐洲整合的夢想中開始意識到，他們與歐洲的差距不只在有形的社會與經濟差距，更認知到在西歐人的心裡似乎都無法認同中東歐後共國家回歸歐洲的努力，中東歐人民開始想像他們與歐洲是有心理距離的。中東歐的政黨政治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乃至 2022 年的匈牙利大選，都可以看出民粹主義在中東歐風行的盛況，儘管中東歐社會對民粹主義也有批評聲音，但選舉結果卻總是由民粹政黨獲得一定的政治資源作結。目前在歐洲聯盟的會員國中，不僅是中東歐各國都有民粹主義及其政黨，歐盟其他各國的右派民粹主義聲浪也都逐步高漲中，主要原因包括反移民、通膨、烏俄戰爭，甚至反對歐洲深化整合等。不過中東歐的民粹主義與西歐不同之處至少有兩點，其一是中東歐公民社會的建構仍未健全發展，其二是回歸歐洲的文化認同仍有心理創傷。

2021 年 10 月大選結果公布後，因為「是的 2011 黨」獲得最多國會席位，捷克總統澤曼⁴ (Miloš Zeman, 2013-23) 原本希望由巴比斯組閣，不過，由於另外兩個政黨聯盟「一起」與「海盜市長」不願合作，「是的 2011 黨」在無法順利通過國會過半數的支持下，澤曼總統才退而求其次邀請公民民主黨主席費亞拉籌組新聯合內閣。澤曼之所以希望巴比斯來組閣，倒不是因為他喜歡巴比斯，而是很不喜歡公民民主黨，最後因為不希望造成政治危機，只好提名費亞拉組閣，叫「一起」聯盟與「海盜市長」聯盟共同協商討論 18 個部長位置。捷克政黨聯盟目前來看主要還是以意識形態為主，此外，捷克至今為止並不會以得票率最高或席位最多的政黨合組內閣，因此在過去不會出現公民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合組內閣的情形，現在也不會有公民民主黨與「是的 2011 黨」共組聯合內閣的可能性，基本上，這是政黨

⁴ 澤曼總統過去是社會民主黨的黨魁、也曾擔任過內閣總理，意識型態偏左，政治立場親俄親中、尤其是特別親近中國。

習性不同所致。捷克最大的政黨之間都是以對方為假想敵，因此大致都寄望在政黨輪替之後，以自己的政黨能夠主導執政為主。

2025年10月初捷克舉行第10屆國會大選，投票率為68.95%，比2021年的65.39%投票率高出3.56%，這是捷克民主化以來的最高之一。巴比斯領導的「是的2011黨」得票率34.5%、獲得80席（佔國會總席位200席的4成），比2021年得票率上升7.4%、增加8席，對該政黨可說空前的勝利。公民民主黨在2025年得票率23.4%，獲得52席，比2021年得票率少了4.4%，席位少了19席；捷克海盜黨在2025年得票率9.0%，獲得席位18席，比上屆多了14席；另一個與公民民主黨結盟的市長和獨立人士黨得票率降為11.2%，席次減為22席。

根據2021年選前的民意調查，海盜黨超過「是的2011黨」，不過海盜黨後來與市長和獨立人士黨結成政治聯盟之後，國會席位卻大幅減少；原本，海盜黨在2017年的國會大選中還有22席，不過在2021年的大選後卻只有4席，前後少了18席，減少了海盜黨在內閣影響力。海盜黨在選後指控市長黨在選舉中違反了聯盟協議，因為市長黨告訴選民要先勾選市長黨的候選人，致使海盜黨只有4人當選、大幅萎縮席次，海揚言往後已不會再跟市長黨進行政黨合作。海盜黨在2025年的大選中與市長黨分道揚鑣，各自以單一政黨參選、不再合組政黨聯盟，不過兩黨的得票率都有超過5%、獲有國會席次的分配（Wikipedia, 2025a; 2025b; 2025c）。

另外，與「是的2011黨」交好的極右派自由和直接民主黨在2025年得票率為7.8%、獲得15席的席位，比上屆2021年得票率9.6%少了1.8%，席位從20席掉到15席；這屆多了一個新興政黨「汽車黨」（Motorists for Themselves, AUTO, 2022-），得票率6.8%、獲得席位13席，此外，這一屆少了一個上屆的執政黨「傳統、責任與繁榮黨」（TOP 09, 2009-）；加入2021年的執政聯盟政黨當中，在2025年的大選結果中，除了海盜黨的席位有上升之外，其餘的政黨席位都下降，甚至都未達到5%得票率門檻，僅剩3個政黨進入國會，總席位數為92席（Wikipedia, 2025b; 2025c）。根據2025年的大選結果，由「是的2011黨」的黨魁巴比斯出任總理，結合自由和直接民主黨、及汽車黨的108席組成聯合內閣。

綜合 2025 年的大選結果，有關捷克大選與政黨流變仍有以下幾個觀察點，首先，捷克選舉制度有一個比較大的修改，就是通過海外投票的規定，這是海外捷克公民首次能夠以郵寄方式參與捷克國會大選的投票。從大選結果得知，這項新的選舉措施並未影響捷克大選的結果(Wikipedia, 2025c)。捷克海外的郵寄投票是大選制度的一項革新，2025 呈現的效果雖然有限，但畢竟這是首次實施，往後效果如何，有待觀察。

其次，中歐 4 國中有 3 國（捷克、匈牙利與斯洛伐克）的執政黨是持民粹主義意識形態，波蘭第一大黨法律與公正黨（Law and Justice, PiS, 2001-）也是民粹政黨，但 2023 年波蘭大選後未能順利組閣。捷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是歐洲議會的「愛國者聯盟」成員，他們的訴求是停止對烏克蘭伸出援手，認為這件事由歐盟去做即可，「是的 2011 黨」估計每年可以為捷克省下 25 億歐元。巴比斯的競選訴求是要減稅、加薪，對抗通膨、反移民，但是巴比斯目前並未親口說出反歐盟、親俄國。歐洲許多國家近年來的大選結果幾乎都是右派政黨獲勝，他們訴求都是顧好本國利益及反移民，同時也展現不支持歐盟的態度。歐洲整合似乎正逐漸在鬆弛中，而捷克左派勢力的大幅下降，這個政治議題可以再觀察捷克及許多歐洲國家未來的政黨政治走向（Kostelka, 2018: 29-30）。第三、捷克社會民主黨是百年的老牌政黨，此番大選特別與共產黨合組聯盟競選，社民黨的選舉結果比共產黨還慘。左派勢力中代表歐洲整合的勢力差不多在過去這 10 年來已慢慢式微，歐盟未來何去何從確實值得關注。捷克左派政治勢力的下滑有歐洲大環境的背景，但社民黨與共產黨已連續兩屆國會大選都沒有獲得國會席次，他們是否會在捷克的政壇中逐漸被邊緣化也是觀察重點。捷克新政府將在 2026 年的開始中正式上路，2025 年的大選投票率是歷年來最高的一次，這也表示有更多的選民是對捷克的未來有所關注與期待的。

參、民粹主義與公民不參與⁵

中東歐民主化發展之初是隨著歐盟的東擴，中東歐各國紛紛以回歸歐洲作為民主化的重要依據。過去中東歐共產政權都是由上而下的政治動員，民主化的重要形式則是改為由下而上的社會自主性。歐洲聯盟會員國的民主文化主要是以公民社會作為人民日常的社會實踐，然而在中東歐各國目前尚未能發展出更熟的公民社會之際，民粹主義已由然滋生成長。中東歐的民粹主義有其歷史發展脈絡，除了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外，現代國族主義正是透過中東歐本身因地緣政治所產生被鄰國強權所欺凌的歷史與記憶所形成，這是中東歐國家人民訴諸民粹的重要訴求。過去的他者對象是德國與俄國，如今歐洲聯盟也逐漸成為對中東歐欺凌的新霸權意象。中東歐民粹主義者與歐盟其他國家的民粹主義政黨一樣也都以歐盟作為政治攻防的對象，只不過中東歐民粹主義者更容易拿歐洲聯盟作為新地緣政治的獨裁者來看待。

此外，2015年因中東戰爭而引發了來自中東的難民潮，同時也爆發了歐盟及各會員國之間的衝突對抗，促發了歐洲民粹主義的重要發展，歐洲難民問題引起了法國、奧地利、北歐、中東歐等國家民粹主義勢力的熱烈議論，他們訴諸民眾對來自穆斯林地區難民的恐懼心理而爭取勝選。歐洲聯盟想維持其在國際政治中的理想主義意識形態，他們面對來自中東及北非地區的大量難民則希望透過歐盟會員國共同收容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結果是中東歐國家一致表達拒收中東難民，中東歐國家民粹政黨更透過反對歐洲難民，並以維護國家利益做為政治主張，極力反對歐盟要求各會員國收容一定配比的難民政策。

再者，中東歐民主化進程中為整合進入歐盟新自由市場，結果造成中東歐原來社會弱勢族群更為不利的情形，中東歐民粹政黨則批判政治對手背離民意，因此透過民主選舉而斬獲不少國會議席。中東歐民粹主義近年來之能夠盛行，其原因亦與中東歐公民社會的不成熟有關。公民社會是民主

⁵ 本節主要參考作者兩篇文章（鄭得興，2021、2024），並進一步論述而成。

發展的重要基石，民粹主義與民主化的關係卻有不少爭議，然而公民社會與民粹主義的運作策略彷彿相近，都是希望藉由社會基層力量來影響政府部門的行政作為。儘管兩者都是採取由下而上的政治動員，但民粹主義更容易受民粹政黨的利用，一旦民粹政黨成為執政黨之後，這股由下而上的力量很可能被執政黨操作成擁護執政聯盟的民意基礎，而民粹政黨的政治利益最終僅是在民粹政黨本身，從此視角而言，民粹主義對民主發展是有害的。除了 2015 年的歐洲難民潮之外，2022 年爆發的烏俄戰爭也成為歐盟與中東歐各國利益衝突的引爆點。戰爭之初，中東歐各國因為地緣之便，吸收了大量的烏克蘭難民，然而隨著戰爭的持續進行，反對支持烏克蘭的中東歐民粹政黨反而獲得選民的支持而上台，這也包括了捷克的「是的 2011 黨」，並非歐洲聯盟所樂見的情形。

中東歐在冷戰後的民主深化主要是配合歐盟整合計畫在進行，歐盟希望中東歐國家能透過「公民社會」、「公民參與」、及「社會信任」等西方民主指標來深化其民主發展。然而在中東歐民主建構過程中，透過定期選舉來提升人民的政治參與似乎還是有些成效，但要從政治參與轉到公民參與，仍需要訓練公民從關懷社會進而到參與公民組織或公民行動，中東歐國家仍與西歐國家有明顯距離，中東歐不成熟的民主文化更助長了民粹主義的發展。中東歐民粹政黨在選舉過程中經常高舉反貪腐，但實際上在其上台後又是腐敗的循環。

後共時期中東歐國家的民主深化進程，也伴隨著民粹主義的共同發展，選民的投票行為往往無法區別各政黨的政治主張或政見，選民比較相信訊息權威的來源管道，比如電視或廣播的政論節目等，然而這些媒體大部分都已落人民粹政黨的掌控之中。此外，選民投票的依據也經常是來自反對執政聯盟的貪污腐敗或人事弊端。儘管「是的 2011 黨」在成立之初是以公民不滿行動為其政黨訴求來吸引選民的支持，不過在其執政後，巴比斯的執政聯盟卻涉入了更嚴重的貪污腐敗與人事爭端，結果引發了捷克民主化之後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2019 年 6 月 23 日在布拉格齊聚了 25 萬名的示威者，抗議巴比斯的執政聯盟所造成自由民主的倒退（Kostelka, 2020）。公民民主黨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打擊政治對手的機會，2021 年大選公民民主黨

勝選並組閣，結果又是因為貪污腐敗讓「是的 2011 黨」捲土重來。捷克民主化過程中，不斷反覆這些政治戲碼，因而造成人民對政治與社會的冷漠與不參與。

捷克民主化之初，人民對未來是滿懷希望的。1968 年布拉格之春的捷克自由化運動是全國上下總動員的政治改革，儘管最後被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幾個會員國所鎮壓而告失敗，但捷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渴望從未停歇。因此，1989 年絲絨革命推翻共產政權，捷克人民毫無理由不去珍惜得來不易的自由與民主。中東歐人民之所以會有社會冷漠或公民不參與，大概就是在民主化進程中不斷積累的挫折感所致，挫折感來源之一就是市場化後的利益無法讓全民分享，少數人獲益更容易形成多數人感到相對剝奪感，結果還引發一波對共產政權的懷舊情感。挫折感來源之二就是對政治的無力感，人們依然對政治抱以無能為力的感受。都市人民對公民社會的參與度遠比鄉下來得高，因此民粹政黨的選票來源就離布拉格首都越遠就越有選票。巴比斯對政治操作的新手法取代了原來的共產黨與社民黨的情感訴求，巴比斯透過政治支票吸引及綁住選票，選民抱持著不妨再相信他一次，假如巴比斯有實踐選舉諾言的話就算是撿到了 (Dobrovsky, 2003; Kopecky, 2011; 鄭得興, 2013)。民粹議題並非人們在民主化之初最關心的政治議題，捷克學術界經常針對捷克民主「年齡」進行民主反思，似乎從民主「嬰兒期」到民主「青壯年期」的「歲數」仍覺得太短，因此自由民主文化的生成不像民主制度建構的容易 (Cunningham, 2009)。如今民粹議題才方興未艾，民粹對中東歐民主發展的利弊實際上尚難準確評估，目前也只能再多觀察 2026 年開始啟動「是的 2011 黨」新內閣未來的走向。

1989 年中東歐的共產政權下台，不代表他們能立即加入歐盟，他們必須進行許多民主改革，並經過歐盟的再三檢視。中東歐人民在加入歐盟的道路上是有心理掙扎的，經過 40 幾年共產政權的統治，中東歐人民渴望自由。然而歐盟對中東歐民主化的過分要求下，中東歐人民開始將歐盟也視為一個宰制機制。中東歐民粹主義者與政黨利用人民的日常語言透過其掌控的媒體與人民溝通，由於人們對政治知識的獲取管道極其有限，加上捷克選舉與選區制度的設計，有利於民粹政黨動員選民集中進行選舉行為

(Pehe, 2009; 鄭得興, 2013)。中東民粹政黨即利用人民參與公民社會不積極的情況下，透過其掌控的媒體宣傳人民及國家利益在對抗歐盟的任意宰制下，人民與國家利益受到歐盟的侵害。因此民粹政黨自認為代表社會公義，要與外來的境外勢力對抗，包括歐盟與難民，因此公民不參與最終卻助長了民粹主義 (Cunningham, 2009; 鄭得興, 2013)。儘管 2019 年發生在布拉格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抗議政府貪污腐敗的示威遊行，並導致 2021 年巴比斯內閣下台，但 2021 年捷克大選的結果巴比斯並未真正失敗，「是的 2011 黨」所獲得的席位 72 席比公民民主黨還多一席。因此不禁讓人感到不解 2019 年那 25 萬人的吶喊聲音消失到哪裡去了。民粹政黨也是利用來自底層人民的認同，因此對於操縱民眾運動並不陌生，2026 年再度由巴比斯擔任總理並籌組內閣，捷克假如缺乏公民的聲音，很可能相似的政治戲碼會再度上演，那就是預告會在某時某地有多少人參與下一場反貪污遊行的嘉年華會。

肆、結語：巴比斯的未來

巴比斯所領導的「是的 2011 黨」可說是捷克近 10 幾年來的重要政治現象，該政黨從成立到成為國會最重要政黨的時間很短，相較於公民民主黨及社會民主黨的長期經營，「是的 2011 黨」在政治議題及針對選民需求上似乎更加用心。捷克民主化之後，真正能夠獲得聯合內閣主導權的政黨僅有 3 個，「是的 2011 黨」已然取代了社會民主黨，而能夠與公民民主黨分庭抗禮。捷克民主化初期，左派政黨有很多選票是來自年長世代對共產政權的懷舊，目前這群人的數目越來越少，這幾次的捷克大選中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選舉結果都不盡理想，確實是有可能受到「是的 2011 黨」的選舉影響，因為「是的 2011 黨」的政黨屬性是中間偏右，不同於左派的社會主義黨及共產黨。前者能推出更吸引選民的選舉策略，但後者的政治實力卻在消滅中，因此捷克政黨政治版圖大致是在右傾中。

捷克總理巴比斯在捷克是大生意人，相當富有，以致人們誤以為他不會貪污。2019 年在布拉格爆發 25 萬人的示威遊行，抗議巴比斯貪污歐盟計畫

的經費，以及人事任用的不當。25 萬的示威民眾不是一個小數目，但其聲量卻在 2021 年大選的時候悄然無聲，巴比斯及其政黨在國會席位上依然是收穫最大。2021 年及 2025 年國會大選結果還是顯示巴比斯所領導的民粹政黨仍是捷克最大的政黨。中東歐民粹政黨通常以反貪污取得人民信任與獲得選票，但是民粹政黨在執政之後最大的罩門依然是貪污，這種例子在中東歐不少。貪污腐敗成為人們最痛恨的污點，也是形成社會及政治不信任中最重要的因素，但是近年來政府的貪污情形仍未稍減，這也是中東歐民主政治不成熟的地方。2025 年巴比斯帶領「是的 2011」黨參與國會大選，原先巴比斯還表示即使勝選也不會擔任總理，不過大選剛結束，他立即表示願意擔任總理大任的意思。因為 2019 年的貪污腐敗大遊行的前車之鑑，巴比斯的 2 度內閣勢必也會在政府清廉度上再次受到信任考驗。

捷克在 1989 年絲絨革命結束共產政權，至今已有 30 幾年的民主深化及鞏固經驗，民主政治在捷克的發展歷史超過百年，但真正與西方接軌的自由民主之發展形式是在這 30 幾年，因此中東歐國家仍被稱之為新興民主國家。西方自由民主的發展的內涵是因為公民社會的相對成熟，這不是說西方歐洲國家並沒有貪污腐敗或政治不信任的情況，而是說相對較少。中東歐因為過去共產政治文化的影響，人們的社會冷漠是存在的，隨著民主深化的進程，社會冷漠與公民不參與的情況雖有逐漸改善，但情況還是與西歐有明顯差距。公民社會的各種指標包括政治參與、公民組織的參與、信任等，儘管中東歐有過去自己發展的脈絡，不過公民社會亦可以做為檢視中東歐民主政治深化的概念與指標，當捷克又成功完成了一次國會大選，然而捷克的民主發展真的有更進步、深化與穩固嗎？捷克民主困境之解決，不能只有選舉投票的政治參與，更需要逐步完善公民社會的監督功能。

參考文獻

- 鄭得興，2013。〈新興民主國家之公民社會與參與民主：台灣與捷克之個案研究〉
《法治與公共治理學報》1 期，頁 59-100。
- 鄭得興，2021。〈中東歐的民主與民粹〉《巴黎視野》54 期，頁 12-16。
- 鄭得興，2024。〈中東歐國家的民粹主義與民主發展：波蘭與捷克〉《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 卷 4 期，頁 141-56。
- 鄭得興、黃秀端，2022。〈捷克國會選舉制度新設計與政黨政治新光譜：有關捷克民主深化與公民社會的探討〉發表於東吳大學政治系主辦「第十四屆國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民主危機下的國會角色」6 月 18-19 日，台北，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 Anderson, Robert. 2017. "The Czech Trump Shoots for Power: The Rise and Rise of Andrej Babis." *New Statesman*, Vol. 146, No. 5389, pp. 13-14.
- Brunclik, Milos. 2009. "Does the Czech Republic Need a Majoritarian Voting System?" *New Presence: The Prague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Vol. 10, No. 4, pp. 54-56.
- Bures, Jan. 2009. "Electoral System Reform in the Czech Republic." *New Presence: The Prague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Vol. 10, No. 4, pp. 54-56.
- Cunningham, Benjamin. 2009. "Waking the Public Sphere." *New Presence: The Prague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Summer*, Vol. 11, No. 2, pp. 20-22.
- Dobrovsky, Lubos. 2003. "The Theft of Czech Politics." *New Presence: The Prague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Vol. 5, No.1, pp. 35-36.
- Kopecky, Pavel. 2011. "A Declining Civic Democracy, A Crisis of Politics." *New Presence: The Prague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Spring, pp. 93-96.
- Kostelka, Filip. 2018. "A Muted Triumph for Czech Populism: There Is No Imminent Threat to the Country'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roads*, No. 42, pp. 26-30.
- Kostelka, Filip. 2020. "The Czech Republic's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cy Escalates." *Inroads*, No. 46, pp. 94-99.
- Pehe, Jiri. 2009. "Du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New Presence: The Prague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Vol. 11, No. 2, pp. 10-12.
- Riegl, Martin. 2010. "Czech Social Democracy: Successes, Challenges, Problems." *New Presence: The Prague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Vol. 12, No. 1, pp. 13-21.

- Wikipedia. 2025a. “2017 Czech Parliamentary Elec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7_Czech_parliamentary_election) (2025/10/7)
- Wikipedia. 2025b. “2021 Czech Parliamentary Elec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7_Czech_parliamentary_election) (2025/10/7)
- Wikipedia. 2025c. “2025 Czech Parliamentary Elec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5_Czech_parliamentary_election) (2025/10/7)

Czech Ele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Politics: Democratization and Its Dilemmas

Ter-Hsing 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In the thre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from 2017 to 2025, the “ANO 2011” consistently won the most seats in parliament.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e 2021 and 2025 elections showed that neither the center-left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nor the Communist Party could surpass the electoral threshold. Does this signify that the Czech Republic, in its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of democratization, has formally bid farewell to its communist past? This question warrants observa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era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Czech Republic has gradually distanced itself from the negative legacy of communism, with some parties adopting pragmatic national interests as a rational choice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Czech party politics in recent years, examining how party politics has shifted from a left-right ideological struggle to how center-right parties now compete for political resources based on national identity. Clearly, populist center-right parties have far surpassed the traditional center-right Civic Democratic Party in media propaganda.

Keywords: Czech elections, Czech democracy, Czech parties, populis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